

釋上博簡中讀爲“曰”的一個字

宋華強

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中有一個字，用法與“曰”無別，而寫法特異。其字形如下：

A: 1.  2.  3.  4. 

所在簡文如下：

“可得而聞歟？”孔子 A1：“亡聲之樂，氣志不違。”《上博(二)·民之父母》簡 10〔1〕

……孔子退，告子貢曰：“吾見於君，不問有邦之道，而問相邦之道，不亦愆乎？”子貢 A2：“吾子之答也何如？”孔子 A3：“如誦。”《上博(四)·相邦之道》簡 4〔2〕

“食肉如飯土，飲酒如淫，信乎？”子貢 A4：“莫親乎父母。死不顧生，可言乎其信也。”《上博(五)·弟子問》簡 8〔3〕

關於 A1，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說：〔4〕

根據文意此字應爲“曰”，或其同義字，字形頗爲特殊。

〔1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第 26、169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。

〔2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四)》第 88、237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。“愆”字釋讀從董珊：《讀〈上博藏戰國楚竹書(四)〉雜記》，簡帛研究網，<http://www.bamboosilk.org/>，2005 年 5 月 20 日。

〔3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五)》第 106、272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。

〔4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第 170 頁。

關於 A2、A3，整理者無說。關於 A4，整理者張光裕先生說：〔1〕

“曰”字寫法異於他簡，同篇之中“曰”字有兩種寫法者，亦嘗見諸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四）·相邦之道》第二及第四簡。〔2〕

李守奎等先生編著的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一五）文字編》把 A1—A4 列在“曰”字下常見的形體之後，於 A1 下注云：“字形作‘工’形，疑爲訛書。”〔3〕按，和 A2—A4 對照來看，A1 只是把字形中的“乙”字形寫得較爲扁平，而且筆畫矩折，導致其兩個短橫與“乙”字形上下兩橫筆相連，遂與“工”字形似，並非訛書。

黃錫全先生認爲 A1 是“于”字：〔4〕

此字是“于”字，對照後面的簡 11“”就清楚了，只是下部豎丨墨迹脫落。曰，匣母月部。于，匣母魚部。以“于”爲“曰”，典籍似未見。此當類似於典籍“曰”或作“粵”。

禰健聰先生認爲 A 所從是“乙”字：〔5〕

上揭之字當分析爲從乙，乙亦聲，左右兩點或表示人說話時氣從口出。乙是影母質部字，曰是匣母月部字，二字讀音相近。《說文》：“曰，詞也。從口、乙聲。亦象口氣出也。”楚簡“曰”字作的寫法，楊澤生先生指出“右上部短橫改作乙是有意使其聲符化的結果”。〔6〕可從。楚簡“曰”字或寫作，捨棄了其初文從口的構形，而突出聲化而來的聲符“乙”，正是楚系文字記聲特點的突出體現。

董珊先生把 A 釋爲《說文·小部》的“𠂔”字，推測可能讀爲說話之“說”：〔7〕

以上三篇出現“𠂔”字的戰國古書，也許代表了今天“言說”之“說”的用法在當時某一地域剛剛出現，此時表示“說”這個詞的字尚不固定，或者因“說”字寫法繁瑣，所以可能用“𠂔”字假借。

〔1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第 272 頁。

〔2〕按，此處敘述有誤。《相邦之道》第二簡沒有這個字。

〔3〕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編著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一五）文字編》第 252 頁，作家出版社 2007 年。

〔4〕黃錫全：《讀上博楚簡（二）札記（壹）》，簡帛研究網，2003 年 2 月 25 日。

〔5〕禰健聰：《上博楚簡（五）零札（一）》，簡帛網，<http://www.bsm.org.cn/>，2006 年 2 月 24 日。

〔6〕原注——楊澤生：《戰國竹書研究》第 80 頁，中山大學博士論文，2002 年。

〔7〕董珊：《戰國竹簡中可能讀爲“說”的“𠂔”字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>，2008 年 5 月 2 日。

從上述三家的論述可以看出,對於 A 所表示的詞,黃、禰二家的意見與整理者相近,而董說獨異;對於 A 的字形,則三家分析各不相同。下面討論各家觀點,先說用法,再談字形。

從辭例來看,A 與“曰”用法無別,所以《弟子問》的整理者徑釋為“曰”。但是其寫法又與常見的“曰”字明顯不同,所以《相邦之道》的整理者又懷疑是“曰”的“同義字”。然而不論是根據傳世文獻,還是參照出土竹書,我們都想不出還有比“曰”更合適的詞能夠出現在 A 的位置上。董先生把 A 釋為“𠂔”而讀為“說”,算是“曰”的“同義字”了。但問題是,和“子曰詩云”之“曰”用法相同的“說”,其出現時間是否可能早到先秦?南朝宋劉義慶編著的《世說新語》以多載當時口語為其特色,試看其“說”“曰”並見時的用法:

有人向張華說此事,張曰:“王之學華,皆是形骸之外,去之所以更遠。”
(《德行》)

後向謝仁祖說此事,謝曰:“卿讀《爾雅》不熟,幾為《勸學》死。”(《紕漏》)

兩例都是在表示某人向某人講述某事時用“說+賓語”句式,直引某人言語時則在言語之上冠以“曰”。“說”“曰”用法判然有別,同於先秦,說明當時的“說”很可能還沒有產生和“曰”一樣的用法。所以把 A 讀為“說”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有問題的。

董先生認為 A 不大可能表示“曰”,還有一個原因是同篇竹書中已經有正常寫法的“曰”字了。他說:

“𠂔”與“曰”用法相近,若有人想證明“𠂔”讀為“曰”,也不是就沒有辦法。但以上有“𠂔”字的三篇竹簡本古書,都另有“曰”字。所以,“𠂔”字雖與“曰”用法相近,但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,對於“曰”這樣一個寫法簡單的字,又表示常用的詞,換用假借字的概率恐怕很小。

我們認為正是因為同篇竹書中有大量的“曰”字作為參照,反而有助於說明 A 表示的也是“曰”,而不大可能是另外一個詞,因為 A 出現的位置和用法都和“曰”沒有區別。如《民之父母》記載子夏的發問與孔子的回答,除了 1 號簡作“子夏問於孔子”和“孔子答曰”,其他 3、5、7、8 號簡都作“子夏曰……孔子曰……”上下都用“曰”。如果唯獨 10 號簡作“子夏曰……孔子說……”上用“曰”而下用“說”,豈非奇怪?《弟子問》凡記述孔子及其弟子問答說話,所言話語之上皆用“曰”字,計有“子曰”十例(2、4、5、6、7、9、11、13、16、23)、“子問之曰”一例(22)、“子嘆曰”一例(4)、“子游曰”一例(4)、“子貢曰”

一例(8)。如果唯獨 8 號簡出現一例“子貢說”，用“說”而不用“曰”，豈非奇怪？

董先生所說的“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”，這固然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但是在戰國竹書中我們也能看到另一種並不罕見的情形：同一書手所抄同一篇竹書中，也存在同詞異字現象。如《上博(四)·曹沫之陳》中曹沫之名大量出現，絕大多數都寫作從“蔑”聲之字；但是 5 號簡又寫作從“土”“萬”聲之字；《上博(四)·東大王泊旱》數字之“三”既寫作“三”(16、18)，又寫作“𠂔”(16)。^{〔1〕}有時甚至同一支竹簡上也能見到這種現象。如《東大王泊旱》16 號簡兩見“三日”，一作“三日”，一作“𠂔日”。又如《上博(三)·彭祖》7 號簡四見“一命”，三例寫作“一命”，一例寫作“弋命”。“一”“三”都是寫法簡單而又常用的詞，却都在同一支簡上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寫法。如此看來，同篇竹書中雖然已經有“曰”字，書寫者偶爾換用另一個音近之字來表示“曰”，這種現象是正常的。傳世文獻中也有類似現象，俞樾稱之爲“上下文異字同義例”。^{〔2〕}《呂氏春秋·辯土》“必厚其鞅”和“則其鞅而後之”，兩句中的“厚”“後”或理解爲都是表示厚薄之“厚”，^{〔3〕}或理解爲都是表示前後之“後”，^{〔4〕}雖然理解不同，但都認爲兩字是表示同一個詞。這是實詞的例子。《詩·小雅·小旻》“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於道”，“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”，前“匪”後“彼”，用字不同，但是都表示彼此之“彼”。^{〔5〕}這是虛詞的例子。

再看字形。黃先生說 A1 是“于”字，大概是因爲當時未見 A2—A4。現在把全部字形合起來看，A 顯然不是“于”字。禰先生從楊先生說，認爲 A 中間的曲筆是“曰”字上部聲化而來的“乙”。但是“曰”是月部字，“乙”是質部字，韻部有一定距離。《說文》說“曰”從“乙”聲，未必可信。從字形上看，董先生把 A 釋爲“𠂔”字在各種意見中是比較有道理的。但是在簡文中“𠂔”字不應該讀爲“說”，而是讀爲“曰”。

《說文·小部》：“𠂔，少也。从小、丿聲。讀若輟。”董先生認爲其聲符“丿”是《說文·丿部》“讀與弗同”的“丿”字，而“弗”與“輟”聲相差較遠，所以董先生說“‘𠂔’應以‘丿’爲聲才是，今本《說文》‘𠂔’字却說從‘丿聲’，恐是後來傳抄中之訛誤”。按，徐鍇《說文解字繫傳》在“𠂔”字下注云“丿音弗”，董先生說“𠂔”字的聲符“丿”是“讀與弗同”的“丿”，大概是上了徐鍇的當。其實《說文》中有不止一個形體類似“丿”形的字，“𠂔”所從的“丿”未必是“讀與弗同”的“丿”字，而可能是“讀若移”的“𠂔”字。葉德輝

〔1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四)》第 96、60、62 頁。

〔2〕俞樾等：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第 1—3 頁，中華書局 2005 年。

〔3〕俞樾等：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第 3 頁。

〔4〕孫詒讓：《札移》(梁運華點校)第 204 頁，中華書局 1989 年。

〔5〕王引之：《經傳釋詞》第 230 頁，岳麓書社 1985 年。

《說文讀若考》在“𠂔”字下說：〔1〕

按，此“少”之反文。本部：“少，不多也。从小、丿聲。”《丿部》：“丿，拙也，明也，象拙引之形。厯字从此。”“𠂔，流也。从反厂。讀若移。”“厯”與“少”音不合，“移”亦與“輟”音不合。惟“丿”部首云：“𠂔，鉤逆者謂之丿，象形。讀若概。”“丿，鉤識也。从反丿。讀若捕鳥罟。”疑古“少”“𠂔”皆从“丿”“丿”。

按，葉氏說“‘移’亦與‘輟’音不合”，恐怕是有問題的。“移”是餘母歌部字，“輟”是端母月部字，聲母都是舌音，韻部陰入對轉，讀音相近，所以“𠂔”以“𠂔”爲聲是很自然的。李家浩先生曾經指出，《說文》中的“厂”（“拙也，明也”）、“𠂔”跟“丿”“丿”在古代可能是同一個字，〔2〕其說很有道理。所以說“𠂔”從“厂”聲、“丿”聲或“丿”聲也是對的，葉氏之說可謂正誤參半。

既知“𠂔”從“丿”或“丿”聲，那麼“𠂔”可讀爲“曰”就容易理解了。就“丿”聲來說。“丿”讀若“概”，與“概”基本聲符相同的“闕”與“屈”“掘”相通，而“掘”又和從“曰”得聲的“汨”相通，〔3〕所以從“丿”得聲的“𠂔”可以讀爲“曰”。就“丿”聲來說，《說文》說“戊”亦從“丿”聲，可知“𠂔”“戊”音近。著名的曾侯墓主人之名舊釋爲“乙”，李學勤先生指出其字形與“乙”有別，當是“丿”字，即曾侯“邲”，〔4〕也可爲證。而從“戊”聲的“越”在古書中與“曰”相通，如《尚書·堯典》“曰若”，《召誥》作“越若”，〔5〕是其證。所以從“丿”得聲的“𠂔”可以讀爲“曰”。

楊澤生先生曾經認爲楚系簡帛中的“曰”字作“𠂔”形者是將一般“曰”字右上部的短橫改作“乙”，“是有意使其聲符化的結果”。〔6〕通過上文的論述，我們懷疑如果“曰”字作“𠂔”形者的確是有意使其上部聲符化，恐怕其上部也是聲化爲“丿”或“丿”，而不是“乙”。

〔1〕丁福保編纂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第1954頁引，中華書局1988年。

〔2〕李家浩：《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》第一輯第455頁注19，中華書局1993年；又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李家浩卷》第219頁注2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。按，李學勤先生很早也指出：“‘丿’‘丿’兩字音義均通，應爲一字的分化。”（《曾國之謎》，載氏著：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第150頁，文物出版社1990年。）

〔3〕參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523—524頁，齊魯書社1989年。

〔4〕李學勤：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第149—150頁。

〔5〕參看楊筠如：《尚書覈詁》第1頁，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；顧頡剛、劉起鈞：《尚書校釋譯論》第4頁，中華書局2005年。

〔6〕楊澤生：《戰國竹書研究》第80頁，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2年。

最後討論一下“亼”字的本義。《說文》訓“亼”爲“少也”，大概是把“亼”看成了“少”字的反寫。按，古文字中“少”字確實可以反寫作“亼”，^{〔1〕}不過我們所討論的“亼”字和楚簡中作爲“少”字反寫的“亼”形體有別，顯然不是同一個字。我們注意到，楚簡“亼”字和“水”字寫法有相近之處，特別是下面這種寫法：

1.  (郭店簡《太一生水》9, “溺”字所從)

2.  (郭店簡《太一生水》1)

3.  (《上博(五)·三德》16)

如果把這種寫法的“水”字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兩短橫去掉，那麼 1 和 A1, 2 和 A2—A3, 3 和 A4 就幾乎一樣了。這使我們想到“亼”字的本義可能和水有關。《廣雅·釋訓》“泱泱，流也”，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

《說文》“瀦，礙流也”，引《衛風·碩人》篇“施罟瀦瀦”。又“瀦”字注云“讀若《詩》‘施罟泱泱’”，今本作“施罟瀦瀦”，《釋文》引韓《詩》云“瀦瀦，流貌”。並字異而義同。

“亼”字從“乚”，《說文》“乚，流也”，和“泱”“瀦”“瀦”音近而義通，而“亼”字又與“水”字形近，所以我們推測“亼”可能是表示水流的“泱”“瀦”“瀦”等的本字。

李家浩先生曾指出“亼”或“乚”是由下列甲骨文 B 變來的：

B: 1  (《甲骨文合集》17525) 2  (同上 17581)
3  (同上 17612) 4  (同上 17663)

B 見於骨白刻辭，是肩胛骨的量詞，讀爲“一算爲奇”之“奇”。^{〔2〕} B 以一條曲綫表示水流之形，郭沫若先生很早就指出 B 即《說文》訓爲“流也”的“乚”字，^{〔3〕}其說似可信。可能是由於其形體表義不是十分清楚，且逐漸變得與“乙”字形近易混，所以後來仿照“水”字的寫法，在其兩側各加一短橫，表示水流，這樣就可以從形體上提示字義與“水”相關了，這便產生了《說文》的“亼”字。許慎誤認爲是“少”字的反寫，却又保留了

〔1〕參看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編著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一一五)文字編》第 39 頁。

〔2〕李家浩：《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》。

〔3〕郭沫若：《殷契餘論·骨白刻辭之一考察》，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》第一卷，第 429—430 頁，科學出版社 1982 年。

本來的讀音。至於“泮”“濺”“濺”等字，則都是表示“𠂔”“𠂔”本義的後起形聲字。

附記：本文得到 2010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“湖北出土未刊佈楚簡（五種）集成研究”（10&ZD089）、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“《倉頡》研究”（11YJC770027）、2012 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“戰國秦漢簡帛所見《國語》類文獻整理與研究”（12CZS008）的資助。

（宋華強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副教授）

